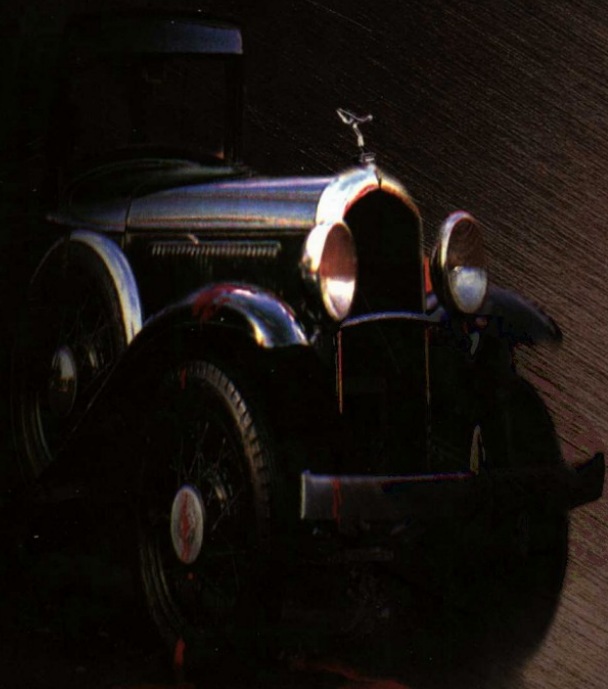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全集之

杀人不难

樊新志 / 译 ·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杀 人 不 难

[英]阿加沙·克里斯蒂著

樊新志 译

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

版权登记号：图字 22—1996—001 号



杀人不难

MURDER IS EASY

Copyright: Agatha Christie Mallowan 1939

原 作：〔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译 者：樊新志
责任编辑：杨民生
装帧策划：邹 刚 莫贵阳
版式设计：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发行联系人：莫贵阳 邹 刚
社 址：中国贵州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电 话：(0851) 6828570
邮 编：550004
经 销：贵州省新华书店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159 千字
印 张：7.375
印 数：1--10000
版 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221-04733-2/I·1067
定 价：16.80 元

黔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黔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新 华 书 店
PDG

目 录

第一章	同行者	(1)
第二章	讣 告	(12)
第三章	迷人的布里奇特小姐	(21)
第四章	卢克着手调查	(31)
第五章	拜访韦恩弗利特小姐	(42)
第六章	帽 漆	(57)
第七章	作案的嫌疑人	(67)
第八章	托马斯医生	(71)
第九章	皮尔斯如是说	(80)
第十章	罗斯·亨伯比	(88)
第十一章	霍顿少校的家庭生活	(101)
第十二章	交 锋	(112)
第十三章	韦恩弗利特小姐如是说	(125)
第十四章	卢克对案情的分析	(136)
第十五章	勋爵司机的无礼行为	(150)
第十六章	菠萝	(161)
第十七章	惠特菲尔德勋爵如是说	(171)
第十八章	伦敦拜访	(179)
第十九章	取消婚约	(186)
第二十章	让我们同心协力来对付	(194)

第二十一章	你为什么戴着手套走过田野·····	(202)
第二十二章	亨伯比太太如是说·····	(218)
第二十三章	新的开端·····	(225)

第一章 同行者

英格兰！久违了，英格兰！

“你会喜欢这里吗？”卢克·菲茨威廉由步桥走向码头时自问着。在海关等候入境的时候，这个问题还藏在他的脑海深处，而当他终于坐上了接船的火车时，它却又突然冒了出来。

假如回英格兰去度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你可以大把地化钱，走访朋友，或与其他回来度假的人们聚会。在这么一种无忧无虑的氛围中，你会说：“反正不是长住，不妨尽情享受一番，不久就会回去了。”

现在的问题是，回去是不可能了。再也不用忍受闷热的夜晚和炫目的太阳；再也不能欣赏到热带植物蓬勃生长的美景；再也不用翻来覆去地读着旧的《泰晤士报》来打发孤独的夜晚。

他现在是领着退休金光荣地退休了，加上他自己的一点积蓄，可以算是个有闲的绅士衣锦还乡。他将来打算做什么呢？

先看看英格兰。六月的英格兰，天空灰蒙蒙的，寒风刺骨。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切都是那么令人不快。再看看这里的人。天啦，这些人！成群结队的人们，脸色阴沉，焦虑不安。房屋像雨后春笋到处都是，难看得令人作呕，就像农村的鸡笼子，到处都是，可谓壮观。

卢克·菲茨威廉努力地把视线从车厢窗外的风景收回，开始浏览刚买的几份报纸：《泰晤士报》、《每日克里昂报》和《笨拙》周刊。

他先看《每日克里昂报》，上面整版全是有关艾普索姆镇的消息。卢克想：“真可惜，昨天到就好了，十九岁后再没有观看过德比赛马了。”他曾给其中的一匹马下了注，想看看《每日克里昂报》的赛马记者对那匹马获胜的机会评论如何。他发现该记者对它不屑一顾。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报上这样写道：“至于其它马，如朱朱比二世、马克·迈尔、桑托尼和杰瑞小子，都很难赢得一席之地。另外一匹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是……”

然而卢克对这匹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并不在意，他把目光转向赌注赔赚率，朱朱比是四十比一。他看看表，四点差一刻。他想：“嗯，比赛该结束了。”同时他想自己要是在获胜希望第二大的克拉里戈尔德身上下赌注就好了。

接着，他打开《泰晤士报》，开始专心致志地阅读比较重要的新闻。然而没有过多久，一个坐在他对面角落里面目光

凶狠的上校突然对报纸上的东西异常愤怒，非得向他的同行者发泄一通。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上校才感到有些疲倦，于是，他终于结束了对“那些该死的激进派煽动者”的说长道短。

上校安静下来，张开嘴进入了梦乡。不久火车减速而且最后停了下来。卢克看看窗外，车站较大，有许多月台，显得空空荡荡。他看到月台的不远处有个书报摊，上面贴着一张海报：“德比赛马成绩揭晓”。卢克打开车门跳出去，跑向书报摊。没一会儿，他看到最新消息栏中几行模糊的字样笑得合不拢嘴。

德比赛马成绩如下：

朱朱比二世

梅兹巴

克拉里戈尔德

卢克笑逐颜开，赢了一百英镑可以随便花。朱朱比二世真是好样的，那些赛马赌博的情报贩子根本就没有想到它会赢。他把报纸放好，仍然余兴未尽，转过身来一看，火车却不见了。就在他为朱朱比的获胜而欣喜若狂的时候，火车早已不知不觉地驶出了车站。

他问一个愁眉苦脸的搬运工：“那班列车究竟是什么时候离站的？”

后者答道：“什么车？三点十四分之后，此处并没有停过车。”

“刚才有一班火车就停在这里，我就是从这班火车上下来的，是接船的快车！”

“接船的快车途中不停，直达伦敦。”搬运工一本正经地说。

“可是它刚才明明停在这里，”卢克非常肯定地说，“我就是从车上下来的。”

“它直达伦敦，哪儿也不停。”搬运工坚定地说。

“你听我说，它就停在这个站台上，然后我就下了车。”

面对事实，搬运工便不再坚持己见。他以责备的口吻说：“你本不应该下车，那班火车正常情况下不在这一站停。”

“但是明明停了。”

“那只是信号要求，临时停车，不是你说的‘停’。”

“我不如你，能够注意到这些细微的区别。”卢克说，“问题是，我该怎么办？”

搬运工头脑迟钝，依然带着责备的口气重复道：“你本不应该下来。”

“我承认，”卢克说，“错已铸成，不能挽回。用渡鸦在《永不再》中的一句话来说，‘无论我们哭得多么伤心也不能让逝者起死回生’。我想说的是，以你在铁路公司当差的经验，认为我该怎么办？”

“你是问你该怎么办？”

“是这个意思。”卢克说，“我想是否还有在这里正式停站的火车？”

“依我看，”搬运工说，“你最好搭四点二十五分那班火车。”

“要是四点二十五分的火车去伦敦，”卢克说，“我就搭

那班车。”

搬运工告诉他没错，卢克就在站台上漫步。一个大标志牌告诉他，他是在阿什威奇伍德的芬尼克莱顿枢纽站。不一会儿，一班单节火车由一个旧的小引擎喷着烟向后推着慢慢地在 一个不大的尽头式站台停下来。六七个人下了车，过桥来到卢克的站台。愁容满面的搬运工突然兴奋起来，推着一大车筐子和篮子，另一名搬运工也来帮忙，弄得牛奶罐乒乓作响。芬尼克莱顿枢纽站开始充满生机。

开往伦敦的火车终于大驾光临。三等车厢拥挤不堪，而仅有的三节一等车厢每节只有一两个乘客。卢克仔细地查看每个隔间。第一间是吸烟室，里面一位军人模样的绅士在抽着雪茄。卢克觉得，他今天看到的英籍印度上校太多了，不想跟他们呆在一起。他走向第二间，里面是一位面容疲倦、颇有教养的年轻妇女，可能是保育员之类的，还有一个三岁左右的活泼男孩。卢克又快步走动，下一间门开着，只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看到她，卢克不禁想起了他的一位姑姑米尔德里德。十岁时，米尔德里德曾纵容他养一条游蛇。她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好姑姑。于是卢克走进去，坐了下来。

经过大约五分钟的喧嚣忙乱，火车终于缓缓驶出车站。卢克打开报纸，看看那些使他感兴趣而早报所没有登载的新闻。他料到自己看不了多久，家里那一个姑姑早就使他意识到，对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绝不会安安静静地坐到伦敦站。他没猜错。老太太一会儿调整一下窗户，一会儿拾起倒下的伞，一会儿又说这班火车如何如何好。“只要一小

时十分，很不错。你知道，真的很好，比早上那班车好多了，那班车要一小时四十分才到。”她又说：“当然，大家几乎都搭早上那班火车，我的意思是，坐早班车可享受特别优惠，何必坐下午这班车，多破费呀！我本来也想搭那班车，可是‘老呖’不见了——我是指我的那只波斯猫，它可太漂亮了，只是它最近耳朵老痛——我当然要找到它才出门。”

卢克低声说：“当然。”又装模作样地看起报纸来。可是没有用，老太太仍然滔滔不绝地说道：“所以我只好勉为其难，改搭下午这班火车。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也不错，没有那么拥挤，坐头等车厢当然得另当别论。不过，我通常不会这样，我认为这样做奢侈了点，什么都要纳税，股息越来越少而佣人的工资、物价都在大幅度上涨。可是我实在很着急，你知道，我要去办件很重要的事，而且我要好好想一想该说些什么——你知道，就是安安静静地想。”卢克强抑着不笑。“当你与你熟悉的人一同旅行时，你不能不理别人。所以我想，这次就只好多花一点钱了。不过，我的确认为目前浪费现象太严重，谁都不愿意为将来着想节俭些。真扫兴，二等车厢被取消了，有没有二等车厢就是不一样。”

“当然，”她瞥了卢克那棕色面孔一眼，迅速地说下去，“我知道休假的军人必坐头等车厢。我是说，对当军官的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卢克只抵挡了那对好奇、明亮闪烁的眼睛一会儿，随即便投降了。他知道，最后还得谈到这件事。“我不是军人。”他说。

“噢，对不起，我不是说——我只是认为——你的肤色

很深，大概是从东方回来度假的吧？”

“我是从东方回来，”卢克说，“可不是度假。”为了避免对方进一步询问，他就索性直说了：“我是警察。”

“警察？哈，真是太有意思了。我有一个好朋友儿子刚刚加入巴勒斯坦警察部队。”

“我在马扬海峡。”卢克直截了当地说。

“喔，天啦，真有意思。——真是太巧了——我是说没想到你凑巧跟我坐同一节车厢。因为你知道，我要去城里办的事就是关于——老实说，我要去伦敦警察厅。”

“是吗？”卢克说。

他自忖道：“老太太是否像口老钟，很快就会停下来，还是喋喋不休一直说到伦敦？”不管怎样，他真的不在意，因为他太喜欢密尔德里德姑姑了。他记得有一次，在紧要关头她给了他一张五英镑的钞票。此外，这些老太太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而在马扬海峡的老太太则完全不一样了。她们可以与圣诞布丁、乡村板球赛以及烧得正旺的壁炉相提并论。这些东西当你求而不得或天隔一方时，你才能充分地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然而你若是老接触这些东西，你又会它们感到非常厌倦。如前所述，卢克回到英格兰仅三四个小时。

老太太又高兴地说下去：“是啊，我本想今天早晨去的，可是后来，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特别担心‘老呸’，所以只好作罢。你觉得我不会去得太晚吧，对不对？我是说，伦敦警察厅并没有特别规定的上下班时间吧？”

“我想他们不会在四点就下班。”卢克说。

“是啊，他们当然不会，对不对？我想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要向他们报告大案子，对吧？”

“千真万确。”卢克说。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表情忧虑，然后又说：“我一直觉得最好直接追根究底。约翰·里德——就是我们阿什威奇伍德的警官，是个好人，说话彬彬有礼，待人和气。可是你知道，我觉得他不适合处理真正要紧的事。他对酗酒闹事、驾车超速或不按规定时间开灯、拿不出养狗执照甚或夜盗等都能处理得很好。可是我觉得——我敢肯定——他破不了杀人案！”

“杀人案？”卢克大吃一惊。

老太太用力点点头，说：“是啊，杀人案。我看得出来，你觉得很意外。起初我也感到意外，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我想我一定是在胡思乱想。”

“你敢肯定不是胡思乱想吗？”卢克有礼貌地问。

“嗯，不是。”她肯定地摇摇头，“第一次或许是，但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绝对错不了。从那以后，我就绝对肯定了。”

卢克说：“你是说发生了——呃——好几起杀人案？”

她用安详平静的声音答道：“是有很多起。”

她接着说：“所以我觉得最好直接向伦敦警察厅报告。你是否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

卢克若有所思地看着她，然后说：“嗯，对，我认为你做得很对。”

他心想：“警察们知道怎么对付她。很可能每个星期都

有几个这样的老太太向他们报告，絮絮叨叨地说她们所住的宁静、优美的村庄里发生了谋杀案。伦敦警察厅或许有专门处理这种情况的部门。”

在他的想象中，一个慈祥的警监抑或一位长得很帅的年轻警督机智地轻声说：“谢谢你，夫人。非常感谢。好了，回去吧！把这事交给我们去办，不用再担心了。”他一边想一边微笑着：“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胡思乱想。或许是生活太枯燥乏味了，迫切需要一点刺激性的东西。我曾听说，有些老太太竟怀疑别人在她们的食物中下毒。”

他正在这么沉思时，那个温和柔细的声音又说：“你知道，我记得曾在报纸上看到过——我想是艾伯克龙比的案子。当然，他毒死了好多人之后，人们才起了疑心。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噢，对了，有人说他有一种眼神——他用那种特别的眼神看人一眼，那个人不久就会生病。当时我看到这个报导时不相信有这种事，现在才知道这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

“一个人看别人脸的眼神。”卢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她轻轻颤抖，漂亮红润的脸也失去了原有的一些光泽。“我最先是在艾米·吉布斯脸上看到的，不久她就死了，然后就是卡特，还有汤米·皮尔斯。可是现在，就在昨天，轮到了亨伯比医生。他是个大好人，真的是个好人。当然，卡特好酒贪杯，汤米是个冒失无礼的淘气鬼，常常欺负别的小男孩，扭他们的胳膊折磨他们。我对他们三人的死都不怎么难过，可是亨伯比医生就不一样了，他可不能死。问题是，如果我去告诉他们这件事，他们肯定不相信我。一定会一笑置之！”

约翰·里德也不会相信我。因为这种事他们已司空见惯了！但是伦敦警察厅就不一样了。”

她看看窗外。“噢，马上就要到了。”她在手提袋中忙乱了一会儿，拿起伞然后又放下。“谢谢你，非常感谢。”接着又拿起伞，“跟你聊聊我觉得轻松多了，我想你一定是个好人，很高兴你认为我做得对。”

卢克和蔼地说：“伦敦警察厅的人肯定会给你提供很好的意见。”

“真的太感谢你了，”她在手提袋中摸索中了一会儿，“这是我的名片——噢，对了，我只带了一张，我得留着给伦敦警察厅。”

“当然，当然。”

“对了，我姓平克顿。”

“平克顿小姐，这个姓很好听。”卢克微笑着说。见她有点不知所措，忙又补充道：“我叫卢克·菲茨威廉。”列车驶进站台后，他又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吧。”

“喔，不用了，谢谢你。”平克顿小姐似乎对这种想法感到很吃惊，“我坐地铁去就行了。先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然后沿着怀特霍尔街走过去就行了。”

“好，祝你好运。”卢克说。

平克顿小姐热情地跟他握手，又喃喃道：“你真好，开始我以为你不相信我呢！”

卢克不禁红着脸说：“嗯，那么多杀人案！杀掉好几个人而未被发觉，实在很不容易，对吗？”

平克顿小姐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不对，亲爱的孩

子,这你就错了。杀人并不难,只要没有人怀疑你。你知道,我要说的那个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到他的头上!”

“好吧,无论如何,祝你福星高照。”卢克说。

平克顿小姐消失在人群中,他也去找自己的行李,一边走一边想:“老太太是不是有点古怪?不,我想不是,顶多只是她想象力太丰富罢了。希望他们给她留点面子,不要使她难堪,实在是个可爱的老太太。”

第二章 讣告

吉米·洛里默是卢克的老朋友了，卢克一到伦敦，理所当然地就住到了他那儿。当天晚上，他就与吉米一起外出寻欢作乐。次日早上卢克喝着咖啡，头隐隐作痛。吉米叫了他几声都没有回答，因为他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早报上一则不重要的新闻。等他猛然意识到吉米叫他时，才说：“对不起，吉米。”

“什么东西使你那么入迷，政坛消息？”

卢克微笑道：“当然不是。不过这件事有点奇怪，昨天和我坐同一辆列车的可爱的老太太被车子撞死了。”

“可能是没有注意人行横道指示灯，”吉米说，“你怎么知道是她？”

“当然，也许不是她，可是姓相同——平克顿。她正过怀特霍尔街时，被一辆车撞死，车子没有停下来。”